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目 录

目录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52
第五章	一代枭雄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65
第六章	国色天香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84
第七章	恸哭家变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100
第八章	手足情谊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121
第九章	旧事拾遗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133
后记		137

第八章 手足情谊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数十年往事，都到心头。把酒唏嘘，叹红妆翠袖谁在，想平生误我朱颜。尽珠帘画栋，卷不完暮雨朝云，便蜂媒蝶使，都付与苍烟晚照。只赢得几杆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一九九二年

浸泡在热气蒸腾的大浴池内，或许比较露天温泉差些。香港的芬兰浴室，一般也不奉酒。这是一种遗憾。不过，与好友一道这样轻松地浸浴闲聊一番，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志轩和在旁的达荣显然都这样想。

达荣把一块冒着热气的毛巾敷在脸上，仰躺在池边，含糊地响应着志轩的唠叨。事实上志轩也不期望他的好友要怎样认真地回答他说的一些什么。彼此之间已相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很多谈话，不论是问题还是答案，都尽在不言中。他们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志轩今已四十三岁。隔着四十年的崎岖人生路往回看，有时候不免令人慨叹，真是人生如朝露。又或者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志轩记得青少年时期在中学念书时曾经和达荣一度到工厂做暑期工，为了挣外快做生活费。他又记得达荣到机场为他送行留学日本。他还记得达荣为了参加他的婚宴老远地专程从香港飞日本，尽管只是勾留那两、三天。过去了的日子如轻烟，只留下一串串的回忆和一片片的思念萦绕脑际。志轩有什么懊恼、彷徨或踌躇，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达荣。多少次达荣都向他提出过各种别有一番视野和境界的意见，而往往他后来回过头来看，好象达荣都说得对；但他却好象总没有听取。最后他还得私下承认，这位老朋友的分析，或许有其旁观者清的一得之见。不过，志轩现在只能苦笑，不欲细想或深究谁是谁非或谁对谁错。

而眼前这样的浸浴，依稀仿似十四年前他结婚的前一天。当天达荣来到东京之后，他们一块到附近的下宿风吕沐浴。那天他思潮起伏，心内一片凌乱。这样就和久美子匆匆成婚，究竟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当时他真的摸不着头脑，一点踏实的情绪也没有。达荣倒是潇洒得可以，大概是因为事不关己。但他记得，达荣曾经这样忠告过自己：「爱情和婚姻总有其偶然性的吧？既然事已至此，现在到了这最后关头，你要我怎样跟你说？明天已经要结婚了，人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你还在磨蹭什么？你现在才悔婚？你以为你在演戏？这桩婚事成败得失，不单是命运天意。我说，婚后还要看你自己。」

达荣的这段话没错。现在回想起来，志轩仍觉得有点道理。志轩心想，达荣这人就是有点讨厌。因为他太理智、太冷静。志轩自己倒不是这样的性格。他

宁可大开大合，凭着感觉走。他有拚命三郎那种做错了拉倒的冲动和蛮劲。

志轩回想，自己从认识久美子到和她结婚，前后不到半年。那次是学习院大学附属高校找他去演讲，谈亚洲文化异同和文学的表现手法什么的。当时他谈了些什么，老早已都忘记了；但印象中记得听众的反应出奇地热烈。高中女生那种对年轻男子的癫狂，有时候真叫人吃不消。演讲后被一大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环绕着，七咀八舌的，令他应接不暇。或许是因为他是留学生的关系吧。何况他又是硕士生，虽然日语说得流利，但口音怪怪的，她们听进耳里，或者觉得可爱逗笑。反正他鼻端就只嗅到少女的体香和发香。那种像乳酪一样，微微发酵着的、又像鲜花又有点情欲的气味，中人欲醉。她们知道志轩是全日本学界空手道的黑带冠军 --- 刚才早就介绍过了。志轩当时被一群健美肉感、青春活泼的女孩子围拢在中间，显然久美子应该也在其中。他应诺着为好几个女学生写下自己的联络地址和电话。后来他当然知道，其中肯定也给了久美子。印象中，那天他回答了不少问题，但有这样一个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请问文化的差异对国际婚姻会有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谈到恋爱、结婚之类的话题，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当然是敏感而浪漫的吧？座中的女孩子们都嗤嗤地窃笑起来，在旁主持演讲的清水小姐、负责辅导课的责任老师，也就是邀请志轩到来演讲的联络人，也止不住轻笑起来。

志轩倒是回答得幽默而有风度。他记得他当时自己这样笑着说道：「这就要看双方是否有真爱了。爱与诚是两大要素吧。不过，我本人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真希望能够有机会发生罗曼蒂克的、异国的恋情，那末我将可以倾情向你们告白。今天以后，机会是否会多起来，我还真的不知道呢！」说着，他转过头来向坐在一旁的清水老师眨眨眼睛，扮一个调皮的鬼脸。于是台下的女生们都尖叫起来了。几条雪白如藕的臂膀早已高高举起，她们都有跟进的问题！

志轩陷入深沉的回忆中。要不是赴日本留学去了，自己会否恋上沈家的女儿？沈燕飞的情影，重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她有一双澄澈如水的大眼睛，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搭在胸前。那脸蛋晶莹透剔，娇嫩得好象吹弹得破。每次要到沉家为她的两位弟弟补习和家教，他都热切地期盼着能见到她，那怕是惊鸿一瞥。还有邻居冯家的女孩叫一心的、多么纤巧而隽雅的名字！这些都是所谓豆芽之恋，好象还没有开花就已经萎榭了。更早一点的，志轩还在内地的时候，他记得那次堂兄的婚礼。堂兄大概当时还只二十五岁不到的年纪。那时虽已是共产党统治大陆，但好象正值大跃进后、文化革命前的三、四年，环境还是较为充裕，气氛也颇宽松。堂兄一家和志轩他们毗邻而居，办喜事也好象是自家的一样。家里除旧布新。迎亲的当天，这边一早发轿去接。新娘那边好象也是前半夜就上轿。志轩随着众人上路接新娘。双方亲家约好了，半途在某市集边上接花轿回来。及至程家这一队迎娶的人马，沿山路及溪边奏着喜乐逶迤转回家来时，天已大亮。待得进了家门，放鞭炮如雨，花轿至堂前歇下，专等吉时到，然后堂上点起龙凤花烛，廊下动起鼓乐。由男家之中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嫗娘上前揭起轿帘，请新娘出轿，再由老嫗娘搀扶着新娘、和新郎在堂前双双拜天地，然后交拜。新郎上前俯身抱起新娘，由姊妹们围随着相扶，直抱上楼到新房里。这一切，在志轩的眼中都显得新鲜稀奇。他当时才只十一、二岁左右，记忆中好象已很识得人情世故，或者叫刚懂人事、情窦初开，很明白结婚娶妻是什么一回事。志轩记得屋内宾客沸沸扬扬，大人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是这些又都与自己无关。他觉得当时好象

一点亦不兴奋感动，甚么也不思想，只是跟着亲友一大堆凑热闹；也不是不乐，也不是落寞，是什么一种情怀好不难说。志轩只记得伯娘和自己母亲仁珍开玩笑。伯娘指着他说：「将来也要看志轩娶新妇。」志轩居然也懂得害羞，躲到母亲的身后忸怩了半天。到得晚上，志轩混在人堆之中看人家闹新房。他惟记得那个陪伴新娘的妗姐，听说是极有福气的，显得年轻而且样貌娟好，身材苗条可人。她自己也是新婚才数月，俏生生地笑面迎人。她又专会花言巧语，甚么话到她的嘴里都变为吉祥。一众男宾们都爱兜揽她。她在洞房里摆合卺酒时，却非常简静清纯，显得有条有理。她摆好了后斟上酒，向新郎新娘叫声姑爷姑娘，说了好些吉利话儿，然后笑着劝说一众站在门边看热闹的人们离去，再回身曳上新房的门把门拴好，这才算是扰攘了一整天之后大功告成。

志轩后来才对这位过门的堂嫂慢慢地认识。她长得也福相，但口舌不大便给。她与志轩的母亲仁珍、两婶娘很要好。不久之后志轩他们一家申请到香港，依靠早几年已远赴当地的父亲。离别前的那一个晚上，她们媾娘二人真有点难舍难离。在志轩的记忆中，就只怀念这个堂嫂刚嫁过来时那新娘的模样，最为印象深刻。

而现在他竟也要结婚了。想不到距当时才只十六年的光景。现在回想起来，他好象瞬间走过了一条长长的时光隧道。从一个乡下的穷家小子，到香港念书，然后辗转来到日本留学，以至近年随同日本一些访华团，来回中国和日本两边跑。这中间的沧桑变化，现在匆匆回顾起来，志轩自己也感到讶异，简直像是天翻地覆般不可思议。这短短的十六年，可以是差不多一整代人的历练，他好象全都经验到了。这次匆匆忙忙的要结婚，志轩脑筋有点转不过来。从认识久美子开始，到今天前后才五个多月，真好象是有什么东西在催迫着要它发生，完全不受自己掌控。原指望什么时候返回香港，好好地找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终身伴侣。还有就是为了母亲非把婚事铺排得隆重而体面不可。但是这一切现在都成为空想，变得遥远可笑。明天的婚礼，是中田幸雄嫁女的婚礼，不是他程志轩娶妻的婚礼。

在志轩的心中，他理想的妻子，应像古时侍亲至孝、对丈夫专注且矢志不渝，有情有义的好女子。她要死心塌地相信丈夫作为读书人的大志。夫妻之间的恩爱，可以表现在溪头洗衣、案头磨墨和灶头备饭。举案齐眉，红袖添香。周围的山色竹影和远处的缕缕炊烟，都可以是平正简静，不起波澜。丈夫在外面闯天下、遨游四海，总会记得有这么一个贤淑贞顺的娘子，在家默默地守着、等着他回来。她还要侍奉翁姑，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使丈夫无后顾之忧。这样的一个妻子，就是志轩内心深处的挚爱和憧憬。

可是这种想象，和当前的现实比较起来，真是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这差异可以说是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他对久美子实在所知甚少。他和她的父亲幸雄之间——这个他将来要尊称他为岳父大人的人——更是如同凿柄。更何况这中间还有文化的鸿沟，再加上近百年来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纠葛和冲突？

因此，志轩在这结婚的前夕，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不安的狐疑。或许这是十分正常、可以理解。他的好友达荣对此只能为他干焦急，简直爱莫能助。

记得较早前达荣得知志轩和久美子之间的事情后，他在写给志轩的信中曾

激烈地反对过，提醒过志轩要反复三思。可是当时已是箭在弦上，喝停已迟。而志轩是达荣的这样一个好朋友，双方情同手足，尽管达荣对志轩的婚事抱怀疑的态度，但一旦事已至此，志轩的「婚姻大典」，他怎可袖手旁观？岂能不来参加？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最怜轻负前盟约，白少年头莫等闲。

一九九三年

这么多年来，志轩对达荣总有点肃然起敬。达荣是志轩在香港念中学时的同窗好友。他不但对社会国家大事关心，而且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分寸似乎掌握得很好，分析问题时往往有其独到之处。这次达荣到日本考察，行前做足准备，约好志轩这个日本通做他的向导。志轩对此也十分重视，乐于效劳。

他们到过宫崎县竖立着「八纮一字」的神社。那儿是日本天皇家族的出生地，代表着日本皇室统治国家的理念及其全球视野的意识和价值。他们又到过东京的靖国神社和明治神宫、奈良和镰仓的寺庙、广岛和长崎、与及仙台、京都等地。有好几个在日中友好协会做干事的、过去和达荣有书信联络的日本朋友，通过志轩的安排，这次也见过面、谈了话。还有在东京神田的内山书店，侥幸地找到内山完造的后人。虽然他已年届七十多岁了，仍然身体壮健。前后三周的日本之旅，对达荣来说，真是收益不浅。他虽然没有志轩在日本居留多年的生活体验，但长期以来对日本文化、民族、历史及社会变迁的关心和钻研的结果，使他对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都有独到的观察。

「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强调义理人情。这个民族有其表里不一的特征。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百多年来，从一八七四年第一次日本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长达七十一年之间，日本对中国发动过十一次战争，为此造成六、七千万中国人民的死伤和无数财产的损失。在战场上他们是穷凶极恶、暴戾而丧尽天良的。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战后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下，如果从个别的日本人民的行为举止看来，又真不能令人无缘无故地对他们切齿痛恨。志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在奈良神社的碎石路上，达荣边走边问。

「我看，他们应该反省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的错误国策。他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已有吞并中国的企图。对台湾，他们是觊觎已久。正如你刚才说的，从一八七四到一八九五，经过二十一年的处心积虑和长期部署，他们终于借着甲午战争取得台湾。此后历届的日本政府内阁，逐步走上军事扩张的不归路。田中奏折上写得明明白白：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州。一九三一年日本吞并了东北三省。接着在一九三七年他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战时的中小学教科书，明目张胆地教育他们的人民：要弘扬国威于海外，要夺取中国广阔的土地和丰厚的资源。要不是他们狼子野心的企图太嚣张、太目空一切、太急于求成、而且高估自己的实力；如果他们甘于以五十年至一百年的时间慢慢蚕食中国，采用怀柔政策，先把台湾和东北三省全部消化掉，中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进行长期的全民抗战，尚在未知之数。日本人心底里认为，亚洲人民应该由

日本统领，根本就瞧不起其它所有亚洲国家，所以他们会「脱亚入欧」。他们引进和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但忘恩负义。不要看他们表面的一套。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达荣听罢，沉吟良久。「这是一种看法。」，他说。他抬头遥看天上的白云蓝天，在这初秋的晴朗的天气里，他特别感到日本这个国土，受惠于自然界的眷顾不少。「不过，这个民族对美感、对艺术、对科学、以至对天人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套严谨的态度，别有一种秩序井然和一丝不苟的气概。可是它也有岛国的自私，而且残留有狭隘的部落观念。日本人保护本国的大好河山，几乎到了严苛的地步。它对于树木的爱惜，令人侧目、叹为观止。可是它也是大量进口所谓北洋材和南洋材的国家。对本国的资源保护得无微不至，但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资源予取予携，可以按双重标准办事。日本人滥捕鲸鱼，就是一例。自私自利到了某一个地步，也就变成反讽。日本人对自我的族群仁慈和对『非我族类』同仇敌忾。因此，反过来日本就可以极端地、心狠手辣地仇恨其它族群。这固然与日本诸岛经常处于地震等大自然的威摄底下有关，使之不得不向外扩张，但总不能以此作为侵略及掠夺他人的借口。日本人可以自卑地以为自己被人欺负、缺乏信心；又可以自负地以为自己可欺凌他人，因而傲慢无礼。在日本人的心底深处，没有中庸之道，没有平等及客观的尺度，所以往往流于极端和矛盾。」

志轩对达荣的分析暗暗默许。日本民族不就是这样？志轩从自己是留日学生的角度，指出中日之间在近代历史上人际间的交往颇多，不少中国的伟人都曾留学日本，例如蒋介石和周恩来。这次他们联袂到京都，除了欣赏这古城仿照古长安建筑的风貌之外，还有就是去岚山，看周恩来年青时的留诗。此外，孙中山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在日本的革命友人真是数之不尽。那时中日两国都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同样地要发奋图强赶上欧美，目标十分接近。鲁迅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尽其毕生之力促成中日友好。这次他们特别到东京神田的内山书店，就是为了凭吊一番鲁迅和内山交往的这一段感人的历史。鲁迅在仙台的纪念馆，他们也去参观过了。达荣一路上孜孜不倦地做笔记，进行民间的访问，认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基础，应立足于人民之间长期建立的互信和往来，而不单在政府之间的交往。毕竟这是文化层次的纠葛，要做到文化交流和民族共容，不可能单纯地由在两国政府间进行的经济、政治及外交层面的活动可以全部肩负的。

那天在奈良的东大寺，志轩提起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空军展开向日本空袭的时候，梁思成曾公开呼吁，不要炸毁奈良、京都等古城的建筑，因为那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日本的寺庙建筑全国各地都有，的确保护得很好。达荣说道：「是的，日本人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且在文化传承上教育下一代时，如数家珍。奈良那大佛是唐朝的有名工匠贾渡来所造，日月拱照，石坛石阶保持得一尘不染、一丝不苟，使人觉得古往今来，不论他乡故国，皆只有一种显达和豁然，浑然忘却凡尘里的竞逐。日本的庭园又是一绝，所谓一粒砂里看世界。不论京都的金阁寺、镰仓的大佛、或奈良的桂离宫，都有庭院的静谧深邃，那些沙池、鱼塘、锦鲤、以至石头摆设，都实在造得有气派、有本领，一种浩渺的灵气在宁静中不断地洁净着游人和观者的心情。如果日本文化主要是继承自中土汉唐文化的话，那末他们青出于蓝的创造和突破实在不容低估。」达荣这番话，给予志轩一种外来的旁观者对日本过誉地赞美的感觉，志轩对此略起反感。

「达荣，你有所不知。看日本，要透过表面看本质。宫崎县的「八纮一字」，表面看来是表达日本对宇宙观的概念。大和民族可以平正安稳地立足于当世，不亢不卑。可是，你看那些铺垫在下面的大块大块的石头，不少都是从朝鲜、中国远道运来，这里面有明孝陵、圆明园、万里长城，甚至有从更偏远的中国城市的古建筑盗取而来的，而且日本故意凸显它们的来源，毫不掩饰。「八纮一字」的另一意义，就是日本天皇统驭这些亚洲邻国。到今天为止，这种思潮还是深埋在日本右翼份子的心坎中的。」志轩这样解释着，达荣深有启发。「的确，日本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民族。日本人有他们的野蛮可恶的一面，可以坏到人神共愤的地步，但他们又有某种认真严谨的生存哲学，维系着整个大和民族昂扬的生气。日本女人又一般地贤良淑德，但对贞操气节不大重视，女人们年青时纵恣，却年长后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保守着传统的安份妇道人家，辛勤地掬养下一代。这一点又是十分矛盾。」他们俩人在这数周的长途旅行，有说不尽的话题。虽然他们有争论不休的不同观点，却无损彼此之间多年来的友谊。

「日本女人我倒有不少经验。」，志轩笑着说，不忘对达荣做一个诡异的使坏的表情。志轩随又想起日本的古事记里面的某些叙述，正色说道：「日本男人都是古事记里面所载「素盞鸣尊」的子孙。这个传说中的男人，因不见他姊姊天照大神而哭泣，哭得发起脾气来，就登登地爬上天去，天都为之摇动。他在天照大神那里捣乱得实在太不象话，又被驱逐到人间来。可是他又是日本和歌的始作者，是他开辟了日本国土。他斩八岐大蛇的剑，至今传为日本皇室三种神器之一。日本大和民族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的皇室道统，自开国以来绵延不绝、一脉相承，即所谓金瓯无缺。」达荣颌首表示赞同，说道：「对的，中国人反而可以民间起兵，杀到皇宫取而代之，另立新朝。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封建观念是另有一套，与日本人的封建道统、奉皇室定于一尊、阶级门第、尊卑等级，与及划分将军、大名以至武士、浪人、庶民的阶级观念有所不同。」

志轩续道：「古事记的这个素盞鸣尊，是一个大叛逆者，捣乱得没来头、没道理。桃太郎的故事也大略如此。日本人的形象可以说是被宠坏了的、长不大的顽劣孩童，但他们却以此沾沾自喜。他们有一种被溺爱的需要，但又忤逆反叛、捣乱起来简直无法无天。他们不能平视世人，一定要分清楚尊卑、高低、上下、先后。言语上日文有敬语，专为了下级向上级说话而设。他们又男尊女卑，两性的言语表达各有不同。他们又不相信今生来世和因果报应，一切恩仇爱恨都要在现世了断。他们对名誉和声望尤其看重，不惜以死明志，但又似乎人一旦死了，就什么都可以原谅似的。总之，这些国民特性值得我们深思。日本人在自己大和民族以外，真不结人缘。在亚洲，日本采取所谓解放亚洲各个民族的心态，把侵略战争合理化和美化，就是一例。他们疯起来乱打乱砸，真叫人无话可说。但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出现过全国集体性的狂躁，因而惹人笑柄。这一师一徒在文化特质上或有某种近似，说起来令人唏嘘。」

达荣心想，如在西方，素盞鸣尊那样残暴不仁，肯定成了魔鬼撒旦。但在日本人心中，他却是天照大神的弟弟，而且有神社供奉他，煌煌地照耀在海天云日里。这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中国人深沉稳重、百折不挠；日本人飞扬跋扈、精密谨严。双方都各有其盲点，此后这两个伟大的民族互相冲突对撞时，其火花四溅可以令千百万人生灵涂炭，其破坏力可以摧心裂肺，不能不引以为忧。他向志

轩委婉地表达这种忧虑。在这一点上，达荣和志轩的观点相当一致。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知否晓来开遍向南枝。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莫道错爱误平生，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一九九五年

达荣早前答应了一家台湾杂志社，下月到台北参加演讲会，题目是「文化与中日关系」。此刻夜深人静，他伏于案前咬着笔头，思索着拟稿。他回想自己与日本交往二十余年，开始时真有点偶然。当年他大学毕业，教授建议他留校继续深造，攻读哲学硕士。但研究题目久久决定不下来，不免耽搁了申请的过程。当时流行对某一产业进行研究，达荣苦苦思考，觉得海上交通运输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环节，而当时石油危机的影响正席卷全球，数十万吨的油轮来往中东及欧美以至日本等地，在经济版上时有记载，十分显眼。香港的船东生意，当年也直追希腊，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船东业务的集中地。他于是贸然地以海运这个产业作为研究的主题，申请攻读经济硕士的课程。不料刚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就感到非常棘手。因为他对航运和船舶的基本认识，实在有点欠奉。指导教授为此直言相劝，对他大泼冷水。「要不你先到航运或贸易界先取得实际经验再说！」最终竟是这样一个结论，好不令人气馁。

达荣于是决心谋事，先行搁下进修的念头。不想求职过程顺遂，毫不困难地有日本商社对他有兴趣。三几次面试后，就予以录用。这家贸易商社是日本某大「财阀」集团内的「中核会社」，即核心公司之一，在商社之中与三井、丸红、伊藤忠、日商岩井等齐名，在国际贸易业界，属顶级的翘楚。如此这般，没想到二十多年的光阴就这样攒进去了。达荣从实习生到部门主管近十年，最后辗转升迁到目前这个地区总经理的位置又近十年，而且在社会上也有了点声望。这样一条漫长的路，中间他往返日本已不下百多次。日本简直就像是自己的第二个家了。

「文化与中日关系」？这个题目太大，不好讲。总的来说，日本人较强调中日文化的不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而中国人则多倾向于强调日本文化源自中国，有不少共同点。根据达荣多年来的观察，他认为中国人较一厢情愿地这样设想，实际上是一个思维的误区。中日两国既非同文亦非同种，更重要的是，两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了不同的结果。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中日双方争取东亚地区的政治领导地位，彼此之间又各具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日两国是本质上极不相同的国家和民族，因此文化上的差异是主要的、本质的；而相同是次要的、表面的。双方互相轻视、甚至彼此敌视对方，是由于近百年来战场上兵戎相见，导致几千万人死伤、财产损失无数。要化解这民族之间的血海深仇，真是谈何容易？日本可以向美国道歉，但不会向中国道歉。而中国极为重视这种道歉。一般所谓「日本通」的中国人，或「中国通」的日本人，在中日民族的纷争、领土和资源争夺等方面，尤其在道歉谢罪这一类问题上，均强

调是由于中日文化的差异，并有意无意地归因于这是战争引致敌对的后果，客观上减低了日本侵略中国因而做成惨痛损失的道德责任。

达荣心想，比如两家人毗邻而居，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引致纷争不止，这是表面现象。双方为争夺资源、维护自身利益，其重要性容或更在所谓生活习惯不同之上。日本不会为过去战争罪行道歉，是因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抗争实在还不曾终止，关键是台湾的地位问题，而客观形势是：中日双方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持续抗衡的冷战状态不但迄未结束，而且近年来日见紧张。这是一个政治现实，并非文化差异的问题。日本是战败国，但受到美国的扶持。作为受害国的中国，由于形格势禁，反而长久以来解决不了台湾的归属问题。日本当然希望台海目前的这种对峙僵持的状态长期延续下去，甚至希望出现一个亲日的、独立的台湾。在战后美苏冷战的状态下，中国与美国曾在韩国及越南的战场上正面交锋，而日本是美国的忠实盟友，执行着钳制中国的任务。现在中美之间新的抗衡正在形成中，日本处于选择加强与美国联系以抗衡中国，或承认中国领导东亚的地位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口。但中国又与日本在资源开采及供应方面正面争夺。现在能够压抑奉行单边主义的唯一的世界强国美国，只有中国有这潜在条件。而日本则是美国在亚洲可以最有力地牵制综合国力急速上升的中国的最紧密伙伴。在这样一个战略格局未有改变之前，日本怎会自毁所谓道德阵地，轻易向中国道歉谢罪？日本真要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她改变国策、臣服于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的时候。这是否最终还需要经过另一次中日战争，又或者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会是谁胜谁负，现在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达荣执笔至此，心想：「就以这立论做演讲，大概可以了吧。在台湾讲这些，总要小心点。」他回顾自己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不论亲疏、男女、地位或等级，总觉得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彼此都是黄面孔，表面看来可以称兄道弟；但骨子里极不相同的地方，俯拾皆是。这地球上是否还有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也有这种貌合神离的尴尬？或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否亦复如此？达荣对此没有答案。

他的恩师，也是决定聘请他加入该贸易商社的上司，叫新谷茂。当年他是香港地区的社长，后来不断升迁，高至总部的副常务取缔役，年前才正式退休。他让达荣进修日文，费用由公司支付。他安排达荣到日本东京总部，接受短期培训。他信任达荣，三番四次推荐他升任高位。一些较重要的商业谈判，他也提拔达荣，让他出席。到后来要打开中国市场，在极需人才的时候，也是新谷茂栽培达荣，拉着他往上走。

日本人有这样一种师徒和「先辈」、「后辈」的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简直是血浓于水。日本人一朝受到恩惠，受惠者没齿不忘。而施恩者往往也是终身守护。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或许以前源于中国。但无可讳言，自从移植到日本后，已成为其民族价值及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达荣和新谷茂稔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可以无所不谈但不逾矩。新谷茂每于香港街道上碰到貌美的女子时，偶然会和身旁的达荣说笑，对她们评头品足。他尤其欣赏中国女子腿部的线条美，不失丰腴之余，显得结实修长。他总喜欢眯着眼睛，轻笑道：「好美的腿呢！」达荣亦会得心领神会、点头附和，如此而已。传统的日本女人，长年跪坐在榻榻米上，多数腿部粗肥而短，所以尽管脸蛋漂亮动人，

可惜下半身的线条实在不敢恭维，总是不及中国女子。而达荣出差到日本，工余时新谷茂以长辈身份，晚上邀达荣观看浅草及银座的歌舞伎剧及能剧，会得孜孜地介绍日本传统的关目、做手以至乐器的各种特征，尤以对假面的象征意义的分析，最令达荣折服。他十分庆幸有这样一个半师半友的异国相知。偶尔他们晚上应酬，送走客人后余兴未尽，新谷也会得带达荣到酒肆歌场，甚或妓馆、即所谓土耳其浴的地方，消遣冶游。达荣和美莹婚姻生活美满，是一对恩爱夫妻。达荣有时候在外偷吃腥荤，心中虽不免对美莹有愧疚，但男子在外偶一为之，不算过份。而他因此更了解到日本人在家庭以外的男女关系，越轨之中也有其隐然的社会上的既成秩序。那些年头，正值日本经济快速成长，超越西欧诸先进国家，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系。日本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大宗、长期的原材料进口及钢铁、化肥、成套设备，以至船舶、汽车等出口，无远弗届。日本人精益求精、蒸蒸日上的气势，多少影响到达荣对日本的观感。他心底容或是知日派，甚至是亲日派。民间的人际往来，和政府间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角力，毕竟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国际贸易的关系，自七十年代中期以还，有一个日本及中国民间的友好交流组织，叫日中（在中国则叫中日）友好协会的，勃然而兴。达荣参与这个协会活动的机会极多。协会在东京的支部，有一位干事叫金井知枝子的，几次负责接待达荣率同中国访问团到日本参观的日程安排，双方稔熟了后结成好友。知枝子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语。有一次周末无事，他们相约到江之岛出游。当地的贝壳类海鲜和生鱼片，在知枝子的心心推介之下，令达荣饱尝美食。入口甘美爽腻的生蚝和螺肉，令他毕生难忘。他们双双走在山坡路上，远方的大海在日光的映照下，水上的波纹金光闪耀，静谧怡人。日本真是受上天恩宠的国度。而所见当地的村落人家，都整齐洁净，显得条理分明。行到一悬崖处，脚下只见海面涌起一排排的白浪，有秩序地发出沉稳的波涛声，像海洋的呼吸。知枝子回头笑看达荣，做一个讶异的表情，用日语说道：「这景色真是凄美！」她的声音真是动听。那时达荣不懂「凄美」这个日语，向她请教，然后才明白到有这样一个恰可的形容词。他心中一动，对眼前这位东瀛女子暗起思慕之心。他偶尔走路时慢下脚步，落在知枝子的后面，看着她窈窕婀娜的身段，一袭合身稍短的罗伞裙像要随微风起舞。谁说日本女子的腿部线条不美？达荣想起新谷茂的评语，不禁暗笑。他那天特别感到愉快。归途时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往回走时，达荣不免要搀扶知枝子。这样他们就牵着手，回程时一路上言笑晏晏。男欢女爱，双方心内满满的有暖意。而达荣也只是这样，发乎情止乎礼。他不愿破坏这朦胧的爱情。这一对异国的男女，彼此互相思慕，但由于地域的关系，终究有缘无份。以达荣对自己妻子美莹的承诺和信守，他又不能对知枝子起非份之心，纵然知枝子想来会是情愿的。几年后，达荣收到知枝子结婚的请柬，新郎是在早稻田大学教书的水野稔，和达荣也有过数面之缘。回想当年，达荣恨恨的惆怅了好一段日子。那是如诗如画、称心快意、而且浪漫绮丽的流金岁月。中日民间的交往可以是如许温馨，相对国际间那种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达荣思之，心下往往不能释然于怀。此刻他独对孤灯，为这「文化与中日关系」的演讲撰文时，知枝子婉约的似水柔情，和她那丰腴健美、晶亮妙曼的体态，再一次浮现眼前。他对她真是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情。

而中国战后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革命为了追上邻国及其它先进国，要把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二、三百年以来各阶段所做的，用强制手段牺牲农村为工

业，牺牲当代人为下一代，以压缩的、综合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加速完成。日本人也为自身民族的存续发展而拼命。中国及日本都有某种相同的所谓「世界大同」、其实是天下景从的大国的理想。有朝一日，若这世界真能在高层次文明的基础上达致和谐协调、避免争夺；而中日之间真能做到不再战，「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话，达荣愿意再到这世上来，重新活一次，无论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他对新谷茂、对金井知枝子感到亲近。但一旦谈到大义凛然的「中日关系」的国际问题时，他为中日之间的抗争失望地感到无助，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晓色云开，春随人意，骤雨才过还晴。草芦芳榭，飞燕蹴红英。舞叶随风，自落千秋外，绿水梨亭。东风里，朱门映柳，低奏雨淋铃。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樱。渐浓情转淡，花放蓬瀛。豆蔻梢头，淡爱始长情，屈指堪惊。凭栏久，疏烟淡日，冉冉下江城。

一九九九年

这天是达荣和美莹结婚二十周年的纪念日。碰巧是星期六，而他们彼此都要上半天班。达荣不知道妻子是否记得这一天。双方只是早上出门时约好了在中区交易广场某家饭店共进午餐。达荣是想藉此做个简单的纪念。美莹是否有此默契，他当时匆匆忙忙，也不暇细问。

他们结婚这么多年来，婚姻生活是否觉得平淡似水，真是不得而知。他们婚后才两年不到，就有了一个女儿。到女儿念高中时，因着美莹是公务员，有政府海外教育的津贴优惠，他们把她送到英国去。此后女儿一直都在英国勾留，而且今年刚升读大学，毕业后是否有意回港还未可知。因此夫妇两人最近三、四年来都是过的二人世界。达荣在一家日本商社做事，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地升迁，早已到了地区主管的职级，出差的机会不少。美莹自教育学院毕业后，一直服务教育界，多年前亦早已独当一面，是一家官立小学的校长。

这样平淡的爱情和婚姻生活，达荣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这一生是否欠缺了点什么。每当志轩和他见面，向他诉说感情矛盾之事时，他有时候会暗地里羡慕志轩和异性交际的多姿多采。「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苦恼，但志轩大抵一生不枉过」，达荣心想。

这天，达荣待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想起是否要使今天成为一个颇可纪念的日子？他于是致电美莹，相约是否改到浅水湾酒店的咖啡厅午餐。那地方是他们恋爱时最常到的去处。美莹在电话中愉快地答应道：「好的！最好是我们坐惯了的那张椅子没人。先到先等，我这边的会议说不准会耽搁点时间呢。」原来她似乎很记得今天的日子，声音中非但没有显得意外，甚至还好象有点理所当然。达荣一方面感到兴奋雀跃，因为毕竟她也记得。另一方面，他又微微感到有点失望，因为美莹竟毫无惊喜，好象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他想，要是他竟浑然忘掉了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美莹非但不会见怪或埋怨他，或许只会淡然处之、不置一词。这样一种波澜不兴的夫妻关系，是否真是他所憧憬？他犹疑地慢慢把电话筒放下，心里有百般说不出的不是滋味。他想着要她加多一点点；但反过来说，或许这是她长久以来都不曾减少一点点？这样是好是坏，真是不得而知。

他们最终还是幸运地坐到他们坐惯了的那张桌子上。海风徐来，晴空碧透。他们回想着过去曾在这儿畅论一番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面的白流苏和范柳原。达荣不是柳原，但他憧憬柳原那种花花公子式的潇洒。美莹不是流苏，但她会否

幻想流苏「曾经沧海」式的阅历?在现实世界里，达荣和美莹可以说是单纯的人世间、风尘里的一对平凡的夫妻，因为没有起伏澎湃的激情，所以只能从小说人物的折射中，取得某种补偿性的慰藉。这个「心路历程」，恐怕他们自己是不欲深究的。

这天下午好象过得特别漫长。近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对坐着不大说话，似乎纵有万语千言，他们早在多年前已互相倾诉净尽；眼下真的是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如今他们更多地是相对沉默寡言。也许是出于一贯的互相尊重，又或者是由于阅世渐深而养成了「人情世故」，他们小心翼翼，说话不让轻易触动对方的神经。这是否「相敬如宾」和「举案齐眉」有点过了头，真是值得研究。

回家后，达荣建议说，要不要到屋后往堤岸那边走走？他们住在新界一个沿海构筑的小区。打从女儿出国留学、上班上学的交通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之后，他们就迁到这边来了。达荣是同事们和友侪间公认的好人，甚至邻居们也都欣赏他的坦诚和乐于助人。这天他们携手，绕道小区后面漫步几条幽静而熟识的街巷。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映照在身上，令他们感到和暖温馨。阳光洒在地上，拖出他们两条长长的身影，忽而又缩短投射在墙壁上。达荣驻足而观，笑指着向美莹道：「这才真叫形影不离。你和我的影子。只要你和我在一起，我们的影子也一样地在一起。」美莹回首，深情地看了达荣一眼，笑着答道：「哎！是这样的。」然后两人重又踱步向前。路旁的一家大排档，卖粥粉面饭和几款小菜，偶尔他们也会到这儿来光顾。仿佛很面善的一个年迈的老人，正独占一桌在呼呼地吃着一碗汤面，吃得津津有味，简直是全情投入。达荣和美莹看到这情景，相视莞尔而笑。脚步稍一放慢，想不到这目光的些微停留，老人竟已注意到了。他一抬头，看到达荣和美莹，冲着他们展露一个腼腆的笑容，显然为自己的狼吞虎咽感到不好意思。达荣回报以爽朗的笑声：「你好！」加快脚步拖着美莹往前走。美莹扯一扯他的衣袖，轻声笑道：「不用不好意思嘛，都是老街坊。改天我们也来这儿吃碗面，好吗？」达荣转过头来，笑着答道：「好呀！」

他们渐渐地踱到街角的尽头，一转弯就可看到远处的堤岸。前面的一棵榕树，平时他们散步到这边来，都会在树下顿足勾留。这天自然也不例外。旁边又有一棵高大的、不知名的常青树，经常会掉下大块大块的叶子。现在这树乘着一阵风过，手掌大的一片叶子飘下来，随着风势，一晃一晃的往下掉，三拐四转地摇晃着，在长空中走出一条曲折迂回的路，偶尔甚至还想着要向天上飘回去，但终究还是柔肠百转、逶迤地掉到地上，像是要亲吻自己在地上的影子。是的，这叶子掉下来，好象就是为了要寻找它自己在地上的身影。达荣这样想着，但没有把这思绪说出来。他不打算告诉美莹，他的这个浪漫的想法。可是，美莹像是和他心有灵犀一点通，走前几步俯身把那片叶子检拾起来，放到嘴边吹吹气，要吹走上面的尘垢什么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手帕，把它包裹起来。她向在旁一直静心观察着的达荣嫣然一笑，说道：「这是今天值得我们纪念的东西。我要把它收藏起来，夹在书本里。日后有那么一天见着它，回想起来，就会记得是今天的偶拾。」

这想法和达荣刚才的思绪有点不谋而合。不过，比较起来还是有点分别。达荣是旁观者，对「一双叶子」的形影不离，有某种超然的叹喟。美莹却是细心周到，要把「它们」检拾起来，珍藏在心底。在达荣的眼前，就好比看到一个绝

代佳人端然坐在红灯前，心感像是沐浴在华丽璀璨深埋的柔情里。那玲珑剔透和一往情深绵密的女心，足以使到达荣对美莹钟情倾倒，终身不起二心。她令他今生都沉醉在东风里。

他胸中一动，握着美莹的手握得更紧了。他想起头一次握着美莹的手，是大约二十六、七年前的一天晚上，他陪她往家教。那时他还是大学生，而她刚进教育学院。一星期她有两晚的家教，在大坑道山麓的一座偌大的洋楼上面。每个月他总会有两至三次，和她踱步沿电车路走上这条斜斜的、整洁可人的高尚住宅街。那天晚上是一个出奇地寒冷的初冬之夜，他担忧她穿得不够，很自然地捉住她的一只手。「看你！冷成这个样子。」达荣感到心疼，带着关切的眼神看着美莹，然后他二话不说，就把外衣脱下披在她身上。美莹面庞飞红起来，急速地变得灼热，一直红到耳根。达荣就是不让她把手抽回去。一直走到那栋洋楼前，美莹要低声央告好几遍，达荣才愿意拿回自己的外衣穿上。那天晚上，寒风中他在附近徘徊踟蹰，整整一个小时，专等美莹家教完毕然后送她回家；为的是要她归途中穿上自己的外衣，免受风寒。美莹下楼来诧异地见到达荣瑟缩在大门外一直在等候她，心中欢喜，胸口一动，充满无言的感激。见到他，她变得很纤小柔弱，为了接受他的呵护。见到他，她又变得心花怒放，为了感念他的照拂。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们手拖手。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然后有两年左右的光景，每个月有好几次他总坚持着要这样送她等她，而她也怡然接受。因为他们都珍惜这样一个悠长而温馨、有等待、有期盼的晚上。

达荣轻捻着美莹在自己手中的纤手，低声问道：「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握手？」美莹转过头来斜睨达荣一眼，微瞋道：「你认为我记不记得？」达荣讪讪地笑了——他这才猛然记起，这问题以前他已问过不知多少遍。如今又是这样一个老问题，自己也感到傻得可以。他咕哝着分辩道：「噢！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是想起这些。不过——」美莹伸食指在唇边嘘他，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达荣心想，老夫老妻，尽说这些，真有点不好意思。难道他还要追问另外两个问题：「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接吻？」「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第一次亲密？」这是他们的「激情三部曲」，普天之下这秘密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达荣和美莹也有「革命热情」的一面。记得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达荣的校内一些「左倾激进份子」安排同学到中国大陆参观学习。达荣邀约美莹一块参加，到华东及华中一些城市，包括长沙和韶山。美莹对政治不热衷，但不反对达荣的任何社会活动。她只是默默地做一个忠实的听众，而以她柔情似水的「非理性分析」的感性，中和着达荣的一些偏激言论。或许达荣因此得到了某种过滤，始终维持着他中庸平稳的性格，不会过度投身政治，也不会过份高估或低估任何人，也许包括如何评价自己在内。美莹唯一感到震撼的一次，是达荣向她介绍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寄给他妻子的绝笔书。他的故乡遗址在福州市的三坊七巷。据说他的遗腹子，也就是林妻意映在觉民死后才出生的儿子，后来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也曾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英雄有后，当然是令人感奋的。达荣不单满足于欣赏那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他认真而严肃的求知精神，决定了他不情绪化、不走火入魔。这中间有多少是由于美莹的潜移默化，达荣不得而知。可是他是心甘情愿、死心塌地，要与美莹「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的幸运，是他生于和平的年代，不用作出像林觉民烈士他们那样「家国不能两全」的悲壮的决定和抉择，要二者选一。而他是否真可为了忧国忧民而抛弃爱情、义

无反顾？幸好这问题在和平的年代，客观上并不存在，因此他是不用受到这种所谓「时代的呼唤」或「历史的考验」的。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昼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钓鱼台，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渡。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豪言壮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国仇家恨相尔汝！举大白，酹波涛。

一九九六年

锦满记得，他第一次听说有关钓鱼台主权的争议，是在一九六九年。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一天，他竟和二十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登上这艘货船驶向钓鱼台。这次出航，他们前后共筹备了大半年，事前大会小会不知凡几。从航线设计、登陆方案、粮食装备、抢滩预演、应变计画，以至一旦遇上日本防卫厅的海上巡逻艇阻截时如何应付；凡此种种，以为都仔细地讨论到了，没想到真正启航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千头万绪，不是他们这班航海经验不足的人可以轻松地应付得来的。

毕竟他们船已租下来了。出航的手续及各项技术问题都有了头绪。船长和船员水手都已物色到。难得的是船长他们都有同样的爱国热情，不单是为了金钱而答应「趟这浑水」。行前的社会舆论，道理上是一致的支持，但也有较细心的，会得担心到他们最终会否出点什么事。这次出航，行前已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日本方面将会采取什么手段迎击堵截？事前只能推测估算，大家心里面都没底。最后结论是见一步行一步，这样的一种权宜策略而已。

推动着这一伙人走在一起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对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一腔沸腾的热血。邓育良是这队伍的领袖。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已热心投入社会运动，可说数十年如一日，热情澎湃可感。货船改名「保钓号」。船自香港开出时，传媒争相报导。锦满站在船头，倚桅看着岸上镁光灯和摄录机，扰攘纷乱，但不失其庄严肃穆，似乎记者们都为他们这次与未知的遭遇，究竟是吉是凶，感到有点忐忑不安。育良和锦满认识多年，但结聚在一起、推行这样一件大事情，还是第一次。船终于起锚开航了，岸上支持者展开着巨幅横额：「预祝保钓勇士平安归来！」迎风招展。在这风和日暖、晚夏的晴空万里底下，海风徐来，而维港水波不兴，说不尽的诗情画意。人们都变得柔和澄净，而且有条理，同声高唱「我的祖国」和「钓鱼台战歌」，在雄壮的歌声中向岸上挥手欢送的家人和朋友们致意。充满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强心志，砥砺壮士们昂首奋进。锦满遥看岸上，美莹和达荣还在不断向他挥手，显得不胜依依。他的眼睛有点湿润起来。

他们引以为傲的，是这行动纯粹是由民间发起。保家卫国，从来都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可就偏偏这件大事，关乎领土主权和海底资源谁属的争议，似乎两岸政府都表现得相当懦弱。这就加强了勇士们悲壮的感喟。第一天的晚上，船在

海峡航行，海面上四周漆黑一片，众人聚在甲板上静观天上繁星。海浪拍击着船舷的声音沉稳有序，而船在波涛中起伏颠簸前进。睡觉前育良召集众人围坐在一起，轮番倾诉心事，互相勉励，以加强彼此的团结。育良最后发言，说到慷慨激昂之处，听者为之下泪。他说：「中国近百年来积弱，被列强欺凌。为了寻找救国之道，多少热血青年英勇殉国。中日之间的民族仇恨，自甲午战争以来延续了半个世纪。日军侵略我国，奸淫掳掠、杀人无数，令人切齿痛恨。大战结束后，日本无视历史教训，不知悔改，亡我之心不死，现更侵略我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台，明目张胆地在上修筑灯塔，并立法租出钓鱼台岛予日本右翼民间组织，企图永久吞并这个矗立于我东海之滨的岛屿。民间起兵、抵抗外敌入侵，是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希望我们这次创举，能引起两岸的中国政府及国际舆论的关注。自古英雄豪杰抛头颅、洒热血，爱国者只问：我们能为祖国做什么！」语毕，举座掌声雷动，咸感振奋。锦满实在佩服育良的大将风度和领袖才能。

次日中午左右，船抵基隆港，与当地的民间保钓团体在码头会师后，简单地举行正式出航的仪式。在外敌面前，保钓勇士们放下任何意识形态方面容或不一的包袱，一致对外。他们收下台湾保钓团体送上来大包小包的物资，船上加油添水忙了半天，黄昏前重又办妥出入关手续后，在欢送的歌声中正式出发。在东海辽阔的海面上，海风劲急、波浪也高，他们中间有些人晕船得厉害。这时大家开始有点紧张，估计明后天驶近钓鱼台列岛海域二百海浬之内时，会遇上日本海军的干涉和堵截。当天晚上还是开大会，大家辩论十分激烈，问题环绕着在什么环境底下，船只应掉头回航，避免作无谓牺牲。锦满是倾向于保守稳健这一派的思路，认为应以安全为最高原则。反正这一次出航，本身已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不应作无谓牺牲。但有另一派的人，主要是抢滩小组的「敢死队」成员们，坚持不达到登陆的目的不罢休。他们认为大敌当前，应不惜捐躯殉国、万死不辞。但这些都是假设性的问题，虽然经过彻夜激辩，最终同志们并无结论。最后大家在「歌唱祖国」和「松花江上」的雄浑歌声中结束讨论。

晨曦未明时，育良和锦满，与及三、两个保钓成员在甲板上迎候日出。育良谈起自己的身世。原来他父亲在东江游击队参加过抗日，而他大伯则在战争中有一次在往返广州和香港的途中失踪，自此下落不明。他大伯是通讯员，来往省港两地，负责联络和交通。育良自己在广州出生，十二、三岁才到香港。锦满心想，那末育良和志轩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国内出生，在内地渡过整个童年和小学阶段。他们却一个来自抗日家庭，而另一个的出身是「反革命」的地主或富农阶级。相比起来，自己是较温和的了。他不像育良那样有国仇，也不像志轩那样有家恨。在香港的一些年青人心中，由于殖民地教育的关系，对祖国的思慕，就好像是孤儿追寻自己的生父生母，因为没有这个根要寻根。但育良则明显地爱国爱得深沉。他感染着周遭的人们。他让祖国走入自己深锁的心扉，在眉宇之间常怀着对祖国的苦恋。东边遥远的水平线上，开始出现第一道日出的曙光时，锦满凝望育良眯起眼睛远眺的表情，可以看到他覆雪的容颜。他用他的脸、用他的眼、用他紧蹙的双眉和泛起的泪光，来表达他对这一片汪洋，这一带祖国的海强深深的爱意。他的惆怅和喜悦，与国运连结在一起，随着祖国的兴旺与未逮而起伏盘旋。他对祖国的爱，就是他最后的心愿。他在祖国大地之上，守候着祖国繁荣富强的一天，守候着祖国对他偶然回头的笑容。「难酬蹈海亦英雄。」育良铿锵地说出这几个字，然后他好象恍然若有所悟，回过头来刚好与锦满的目光相接。育良

过去数日来的愁容和偶尔流露的犹豫不决，当下似乎都已一扫而空。锦满看在眼里，不知道为什么，心内生起不祥的预感。

到中午时份，预期的事终于发生。日本海军总共出动七、八艘架上机关枪的舰艇，堵截他们。日本海军的舰艇速度快，他们从发现保钓号的踪影开始，到数只快艇高速驶近保钓号，前后不足二十分钟。保钓号上的勇士们都十分紧张，毕竟此生从未碰到过这种场面。双方短距离对峙是那么接近，日军木无表情的面孔，他们都看得分明。日本人用高音喇叭，以日语、英语和国语反复发出警告：「你们已驶入日本领海，请尽快掉头离去。警告！警告！请尽快离去！」反复地这样广播着。然后一艘快艇迅速驶至，差点没撞上他们的船舷，而高压水炮接着就射过来了，把他们部分人射倒在甲板上，十分狼狈骇人。船长和育良早就按计划布置好人员在船头、船尾和船舷两侧站岗，随时汇报状况。情况十分混乱，勇士们彼此的声浪在强力的马达噪音掩盖之下，喊破了喉咙也很难有效地沟通。船长三番四次改变航向，企图绕过日本快艇的堵截。但他们舰艇的速度实在太快，而保钓号转身较为缓慢。眼看远在五十海浬左右以外的钓鱼台岛已映入眼帘，在阳光的照耀下，屹立着显得很有气势。这样可望而不可即，真令保钓英雄们感到气馁。而头上日本空军自卫队两架直升机在低飞盘旋，激起强风。在甲板上的保钓同志们都不敢妄动。这样僵持下去，他们完全无法可想。离岸尚远，根本放不下早就准备好的橡皮艇。而日本快艇上的水炮射过来，愈发凶狠。那强力的水压，打在身上令人浑身发痛。由于保钓号数度改变航向企图突围，在海面上颠簸得很厉害，左右摇晃着，撞上一个又一个的迎头浪。这种军民之间的对决真是强弱悬殊。他们对日本军人毫无办法，要抛掷一些什么过去还击示警也无能为力。锦满心内忐忑乱跳，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船坚炮利，为什么速度和射程在海战时胜负之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育良急忙召集几个小组组长和船长开会，商量对策。有几个痛恨日本人横蛮无理的同志泪流满面，声嘶力歇地叫喊着，要打倒眼前这些嚣张的日本军。最后大家表决，登陆是肯定不成了。但就这样掉头离去，显得太窝囊，大家都心有不甘。折衷办法是：「这一带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要下水畅泳一番，宣示主权。」船长虽然提出了好几个生死攸关的技术性问题，质疑这举措是否稳妥，但在民族大义的面前，匆忙间大家都不暇详加考虑，就草草地这样决定了。但为了维持船身的稳定，船长说：船只只能减速，不能停下来让它漂流。大海茫茫，船只被四周的日本舰艇包围着，不断堵截挤压，机房要放慢速度往前驶。同志们在甲板上被水炮狙击。在这情况下，不能尝试抛锚或把船停下来。这样做，被日本快艇靠上船边，日军不就跑过来了？岂不就束手就擒，被他们押送到他们的冲绳岛去？船长决定，下水宣示主权，最长不能超过十五分钟，而且事不宜迟，要马上进行：争取从速回航，在黑夜前驶回公海的海域。

抢滩小组的几个人，在大家七手八脚的协助下，赶紧一头系上救生圈、绑上绳索在腰际，另一头则绑紧在船舷的铁栏上。随船有好几个报章的记者，还有电视台的人员提着摄录机，冒着风浪顶着水炮报导现场实况，讯息都实时送回到香港去。有记者问育良：是否也参加下水宣示主权？一直指挥着准备一切的育良以坚毅而冷静的声音朗然回答：「当然我也参加！」他是最后一个为自己绑上救生圈的人。一声令下，五、六个人先后从甲板上跨越栏杆，飞跃到汹涌的波涛里去。日本快艇和直升机继续肆无忌惮地在近距离胁迫着他们。船在往前进，壮士们奋勇地在水里进行生死搏斗。这是祖国的海水，这是钓鱼台海域的海水。祖国啊！你的英雄儿女，今天在日寇的胁迫下到这儿来了。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为了向

全世界昭告！苦难的中国，有明天。为了我中华民族，尽管今天登陆钓鱼台的壮志难酬，但我们蹈海宣示，亦不失为祖国的英雄儿女。祖国会庇荫我们这样孤苦地与海浪搏斗。

多年后，锦满回想当时那滑稽荒谬的一幕，仍感到惘然惆怅。当船上把蹈海的英雄们一个个捶上来时，他们都喝饱了一肚子海水，要进行急救。其中有一人更奄奄一息。他在船尾下水，因此数度被海浪卷近船边，不幸头部受到撞击后，在水中晕倒因而遇溺，结果被日军送到冲绳医院，经抢救无效后壮烈牺牲。或许他是死得其所。人民不会忘记他。他是保钓运动中，在日军这样的胁迫下，在钓鱼台海域牺牲的第一人。历史不会忘记他。中国要建设、要强大，要有自己海上的国防，要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锦满心想，或许近二十年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的外交国策还是正确的吧。锦满脑海中想起这么几句词：「世间成败，非关工拙；男儿济否，只系遭逢。」他后来和志轩、达荣他们谈起这次出海，真是几昼夜也说不完，不胜唏嘘感喟之至。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紫荆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故人珍重何由答，旧事凄凉不可听。青梅竹马今安在，昔年亲友半雕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旗青。

一九九七年

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那天晚上，达荣、锦满和从日本归来的志轩，三人在酒店窗前遥看维港的烟花汇演。志轩是鸟倦知还，特为感受和见证这历史的一刻。人世的沧海桑田，对他们半生患难之交而言，更觉不胜唏嘘。他们都只不过是这怆恸的悠悠岁月裹的匆匆过客。他们最终没能走到历史的核心中去，而只是在历史的旋涡边上随波逐流，各人做各人的一点小事情，体味着自己有参予酿制的一份满杯苦酒。年青的时候，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讨厌香港是英属殖民地这历史现实。现在英国国旗终于徐徐降下，五星红旗已高高飘扬。末代港督昨夜已乘船离开。据彭定康说：英国撤走时为中国留下了好丰厚的一份嫁妆。在这璀璨辉煌的酒店套房内，志轩他们品尝着红酒，以鹅肝和果仁、核桃做下酒佐物。香港就是这样，上层的、中上层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品味得来，靠的是几代人来到香港，胼手胝足取得的辛劳成果。这是为追求富裕而多少有所收获的几百万人的集体业报。这中间固然离不开英国政府殖民管治那一套有效率的施政，但可能也离不开中国政府出于国际现实的考虑对香港采行的一套扶持策略。历史在这里显示它自身特有的运作规律。当然，财富创造是一回事，财富分配又是另一回事。在这巨大的历史洪流里，逆流而动的，或许都郁郁不得志；而顺流而前的，应该都分享到各自的、尽管是卑微的成果。这成就不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志轩他们消磨几十年的岁月，这心力攒下去，谁都不情愿见到自己半生拼搏竟一无所成。世间万事，不问成败得失而孜孜不倦地坚持信念的人，所在多有。或者就只在这一点上，志轩他们可以自我安慰，可以告诉人们、告诉自己：这是我走过的轨迹，这是我辛苦耕耘后的成绩 --- 尽管在他人的眼中，这真的是何等微不足道。

香港就这样回归中国了。他们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这历史的转折，竟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见证到。此刻他们相对闲坐闲聊。这件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和他们擦身而过，虽与他们亲，但又似和他们无关。明天不管将会如何，他们惟感到友情才弥足珍贵。三人走在一起，少不免还是谈到日本。达荣认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向英国学习造船、交通、海军和高等教育。他们向英国订购军舰的同时，也学习怎样建造军舰、怎样建设海军。他们又把英国的大学制度搬过来，参考改良后建立自己的一套。当然，日本也向德国、美国学习其它东西，包括军事、经济及政治制度和大学后期硕士、博士以至博士后的研究开发制度。当晚清的中国人还在争辩是否应该坚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日本早已弄清楚：体制、文化、科技等方面全都应取长补短、本国的与外国的要互相结合；实质上是「古为今用、洋为日用」，毫不犹疑地走上现代化及富国强兵之路。而他们把西方先进的东西慷慨地引入，这样一种实用的「拿来主义」

的态度，又与他们民族一贯以来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去芜取菁，然后力图青出于蓝的底气有关。他们是好学生，而且学到手后，经过改良革新之后往往比较老师原来的东西更好。这是日本这个岛国民族的优秀品质，不可否认。志轩却对日本另有一番高论。他认为西方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以英国为发轫之地，诸如法律、会计、银行、财务、保险，甚至赛马、足球、社会保障、道路系统、证券市场等，都源自英国。全盛时期他们傲视全球，号称「日不落之国」。但这个海洋国家并不真要以帝国主义的面貌独霸世界。他愿意让原属其领土版图的殖民地，在政治上独立，而只维系「大英联邦」这样一种较为松散的政治同盟。这同盟是建基于价值认同，不是民族认同。他们关心的是整个世界能够与他们共享一套价值观念、文化基因和建制系统，因此特别重视宗教的宣扬，以教育、医疗和福利等制度来维持社会环境的稳定和谐与持续发展。这是西方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日本向英国学习得来的，不仅是以上这些基本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英、日两国皇室之间的交流，使他们彼此惺惺相惜。日本的变革最终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翻天覆地、覆雨翻云。中国人喜欢农民起兵、改朝换代闹革命。中国推翻了帝制，日本维持了皇室。日本人是改良派，中国人是革命派。

志轩基于对日本人族群心理的深层了解，指出日本和英国之间本质上的异同。日本不能以对等的态度平视其它亚洲民族。他们要以亚洲国家的领导者自居。在中国逐步崛起发展、以至日益威胁到日本自封的亚洲领导地位的时候，为了争夺石油资源的稳定供应，更为了海外市场份额的竞争，中日之间现仍胜负未分。志轩坚持认为：「将来必不可免地会再来一次中日两民族之间在战场上的对决。日本非真正地被中国在战场上彻底打败的话，将不会愿意改变目前这种亲美抗中的取态。至于这种中日之间的对决甚么时候出现，就很难说了。但英国是识时务、识大体、懂国际政治上纵横睥合、这样一个有泱泱大度的国家。在一九四九年，英国可以率先承认共产中国。如今在一九九七年，它又可以和平地拱手归还还在囊中已逾一百五十年的东方之珠，这样一块瑰宝。这种历史的远见和气魄，也许只有英国才能优而为之。日本是只懂得臣服在其征服者脚下的。」

但是，说到底，他们三人都只不过是儒生论政、纸上谈兵的咄咄书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都不曾起过甚么作用。他们就像浪涛上的一点泡沫，转瞬即归于虚无。所以，他们对韶华的飞逝深有感喟。坐看窗外的璀璨光华，整个维港静静地展示在他们的面前。不论一己的成败利钝，此生还是值得眷恋。于是，在酒酣耳热之余，达荣建议他们每人都各自念诵一首自己最喜爱的诗，以况喻眼前的心境。锦满笑道：「这也不难。我懂的最少；不比你们两位：人生历练丰富。最近我很喜欢这么几句：老似名山到始知，风中残烛半明时。莫嗟绚烂归平淡，好把襟怀细入诗。」达荣和志轩都轰然叫好，于是三人重又举杯，仰头一饮而尽。轮到达荣，他笑道：「原本我想的是『青海长云暗雪山』那几句。我老是想着自己要有凌云壮志，这么多年来东奔西跑，总是静不下来。今天倒要改变一下作风。不知道这几句怎样？诗穷莫写愁如海，酒薄难将梦到家。绝域东风竟何事？只应催我鬓边华。」锦满笑道：「这境界当然是更为深邃幽远的了。想来你这个社会活动家也应该告老归田，不要那么忙碌了。」他和达荣两人转头望向志轩。志轩却目光遥看天际的尽头，默然无语。他那饱历风霜的容颜，现在显得更为清濯；在灯光的映照下，像是古蜡像似的没有生气，又像是旧油画似的褪了颜色。然后，志轩回过头来，慢慢说道：「你们都在感喟之余仍然对人生充满眷恋，真值得羡慕。可是我已心如止水，只剩追忆，不再有期盼。近来我想的是这么几句诗：几

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恩尽抽残茧，宛似心伤剥后蕉。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曾杯酒不曾消。」

锦满国学的根底稍差，听后只觉得志轩情绪低落，惘然若失。达荣倒是读过这首诗的。没想到志轩心境已到了这样一种心灰意冷，几至于绝望的境地。它又不是捶胸顿足那种悲情，而似是历尽几许艰辛之后的看破世情。志轩回过头来，眼前这两个多年的知己，他们彼此之间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妹夫。而锦满迄今没有子女。他大约知道锦满夫妇是故意的不生育。而他虽有广浩却有等如无。这么多年来父子之间不通音问。天伦断绝，人世间的悲哀惨痛，莫以此为甚。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和久美子带同广浩到新宿御苑踏青。那年广浩才三岁，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他松开母亲拖他的手，到那荷花池边浅滩处走走看。这边志轩和久美子差不多同时叫道：「危险的呀！」广浩迟疑回步，果然脚被水里的青苔一滑，差点没跌下去。他就听话地走回来了，仍然一手挽着志轩另一手挽着久美子。于危险和安全可以这样的不介意，而他小小年纪亦没有一点大意。小孩子真是如花似果，无论开在悬崖绝岭上或是结在平地晓风里，都有一种高绝，顾盼自如一无涩滞。那天他们尽兴而回，于风景亦不沾恋。如今追想起来，除了往事只能回味以外，只剩低回惆怅。志轩感到非常空虚。同样是踏青涉水，他记得又有一次，恐怕是新婚不久他和久美子出游，在多摩川畔。久美子怀着广浩，虽腹部微隆但却动作仍敏捷。她跨过一条浅滩时不慎失了脚，她便索性走在水里，身子有点摇晃，刚好让志轩及时扶住了，双方对视而笑。久美子率性在水里走着，志轩在旁仍踏着石头而过。久美子在半途俯身索性洗洗脚。志轩回身见了，亦转去帮她泼水洗背后裙子 --- 刚才滑跌过一交弄脏了。他们二人随即到对边上岸。久美子裙子背后水淋淋的湿了一大片。她只侧转身看了一下，亦不介意；拖着志轩一同走了。她当年是那樣的潇洒脱俗，虽不通世情，但自有其天真烂漫，真是惹人怜爱。

回想当年，志轩和久美子新婚后着实地渡过了一段神仙眷属般的日子。有一年夏休，他们跑到御岳山避暑。当日有玉堂祭。志轩和久美子吃过夜饭后携手去看。听说有盆踊与烟火。到得迟了，盆踊已收场，游人渐散，车站与沿途都是竹笠、浴衣和草履，穿上夏舞装束的妇女，嘻笑骂斥都是邻近居民，来参加盆踊，各领得一份舞装，高高兴兴地归去。那竹笠、浴衣和草履，看在志轩的眼中，别有一番心事，满满地感到快意。志轩拖着久美子的手，在入夜的暮色中，烟火方炽，看热闹的人如潮水，简直是摩肩接踵。在这轧轧碰碰中，自有一番节日的喜气。沿山渡溪，溪上临时搭起一度娥媚月形状的长桥，杉柱、松板和麻缆、木屑都犹觉新湿，透着一股清新可喜。今生今世，真是心意难说。志轩在人丛中迤迤迂回随众前行，在明灯船杖与水声里，与久美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家常。人们逐渐走到新桥上头，随着桥身摇曳，女子们不翩迁也变得婀娜多姿，男子们不俏皮也成了放浪渔色。他们彼此互相推拥扶持，莺声燕语，在那溪山的千盏明灯下尽情地开怀享受这人间胜景，美不胜收。那深山的灯影如火如荼，照得碧树生烟；而水声皆活，好一幅人间画图，照耀着一大群的人影和男女心魂，皆在水声潺潺之中醉人地流去。

盆会使山川木石都与人相戏，使千万人都成了风景。一切人都在画图中成为相知。那烟火在半山放，四处都是嘶嘶的回声。志轩在桥上逐队而行，不时停下来眺望，双手环抱久美子，丰满的部位使他心如鹿撞。是年青的皆有所待望。他看着她穿的浅白色衫裙，胸前小巧的一枚珊瑚别针。平常志轩对女人的时装多

有意见，这晚上只觉得久美子在眼前就只是她。他鼻端传来久美子幽幽的香气，发鬓在前额稍稍做起，梳到后颈朝里卷进，就似一川绿云缓缓流淌。久美子眉头略开，眼梢飞扬跋扈。她脸颊的曲线，如春水池塘般的如镜波纹，细腻而纤巧。志轩还分明见到她额前的微微细汗，他的手心、臂弯和胸前触到她的体温，同时也感受到她的身材，是丰纤适度而微有肉感。志轩不禁喟然，这是他的娇妻，但横梗其中有令他不快的幸雄。他暗恨她父亲的顽固无情，永远像是眼中的一颗不能摘除的砂粒，或像是喉咙里的一根永咽不掉的骨刺。久美子那期盼的眼神，还稚嫩待塑。在漫天爆竹里，轰隆隆好不热闹，单她眉梢一紧费人猜。青春自身是贞洁。当下志轩为久美子倾倒。可是当年他还不曾知道，在他们这对异国男女之间的鸿沟竟像是银河浩渺，是那民族之间不可解的仇恨。在历史的时空错误纠缠下，一出悲剧还刚开始。不明白当初她为何情愿，背父离家出走，来就这个来自中原的浪子。

志轩猛一摔头，要把幸雄的阴影挥掉。这样想着想着，志轩的眼睛都湿润起来了。如今他不知道她身在何方，又或者日子过得怎样。要是能够和她再见一面，双方都已经历过这许多，而且互相已伤害对方到这种地步，他们是回不到从前去的了。真是「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有些事情，不想不想，还是会想起来的。想当年，他们年轻人的世界即他们自身，是直接而堂皇的、是理直气壮的。如今志轩已快五十岁了，也许对世情有点旁观；又或者在投入与旁观之间，还有一种悟。如果要他重头再来一次，他会选择走另外一条甚么样的路？还是到头来恐怕不外仍走这样一条走过的路？或许这都是命中注定。于是，志轩向达荣和锦满再次举杯，动情地说道：「老朋友了。来，再喝一杯。今宵只可谈风月。」风月谈，犹有竟时。那么，还是仍谈政治。到政治也谈腻了之后，好友之间那怕就只有相对无言，也是好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几天香港回归前后的大日子，老是下着间歇性的微雨。如今听雨，最断人肠；因为鬓已星星也，志轩惟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已。